

田  
炯  
錦  
高  
風  
亮  
節

湯絢章

我認識田炯錦先生早在民國三十年六七月間，當時他是擔任監察院陝甘寧青綏綏政風考察團團長，我是內政部陝甘寧青綏綏禁烟檢查團的成員。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甘肅平涼晤面。我當時對他的印象是：頭髮微禿，身着深色中山服，是一位有學者風範的官員。他不擅於言辭，但是十分樸實。

民國四十五年，行政院設置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組織權責研討委員會，主持人黃季陸先生在建設雜誌上閱讀了我的一篇小文章，竟然到處打聽我的地址，並來我家訪問，真是令人有受寵若驚之感。黃先生與我談話的結果，竟然請我擔任該委員會的一般行政組委員，而該組的召集人就是田先生。雖然已經事隔十五年之久，但是他的態度，風範依然如故，只是頭髮較前更少些。我記得當時本組尚有周昆田先生、張選民與盧學禮先生三人。每一次開會皆在龍泉街五十二號田公館，都在下午三時左右。他雖然身居行政院政務委員要職，家中設備猶如一般的教授家庭，十分簡樸。每次開會，由他的夫人親自準備兩碟鳳梨款待我們。討論問題時，田先生表達意見簡單扼要，而且甚為果斷。我記得有一次跟他談起某一個議案，我說有一個建議可能不為當局所同意，是

否應該提出？他很凜然地說：「如果你有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由我負責，不要多所疑慮。」當時，他對於監察院提出彈劾案件程序有改進的意見，因為他擔任監察委員多年，深度瞭解監察院情況，他雖然提出議案，可惜格於形勢，迄未實施，真是一大憾事。從此，我就對他另眼相看，不能和一般官僚政客相提並論。而且，他雖然是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學博士，向不以博士自詡。很少人知道他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完全一副我國西北人的鄉土氣，真是不可以貌取人。

我常常與他在公餘之暇一起散步，他談風甚健，所知掌故亦多，但是始終不離讀書人的風格，尤其嫉惡如仇。他告訴我抗戰前他擔任監察委員時，當時某院長權勢赫赫，以威嚇利誘的手段要他對最高領袖蔣公提出彈劾，以求達到其攬奪政權的目的。由先生毅然嚴辭拒絕，不為所動。某次，監察院于院長在政治上遭遇了打擊，避居上海，幾乎提出辭職，也是由田先生表示堅定支持，運用各種關係使局勢改善，于院長乃返京復職，可見田先生在必要時亦善於運用策略。最令我感動的故事，是在西安事變時，田先生是甘肅省政府的教育廳長，當時甘肅省主席于學忠是西安事變禍首張學良的舊屬，對於田先生頗為禮

遇，田先生力勸于主席坐鎮蘭州，不可阿附張揚，使得叛逆集團感覺勢孤。後于主席離職，田先生代理主席數月，甘肅安定如恆，中央旋發表賀耀祖為主席，田先生並不居功，而對中央措施更未感覺失望，也非常人所能及。

十餘年前，中央有將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一案，當時行政院長將此案交由田先生審查。最高當局有意將三重、永和、板橋劃入台北市，田先生期以為不可，如無此三鄉鎮，台北縣將失去主要財源地區，亦不能構成完整的行政區域，乃作成兩案，甲案為遵照最高當局指示劃分的台北市區域，最高當局並不堅持己見，竟採納乙案，實施後各方反應甚佳，由此可見田先生雖為官多年，並不一味屈從阿附，而最高當局不僅英明且更有雅量，令人深為敬佩。

田先生來台後無論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內政部長及司法院長等職，到處皆受同仁愛戴。其對人態度完全書生本色，從不以職位高低而有別。他在行政院政務委員任內依例自退，最高當局認為田先生雖已年過七十，但體力健旺，有意請其擔任某公營金融機構董事長，位尊而多金，在他人求之不得，田先生認為

金融事業非其所長，力辭不就。後請其出任司法部大法官，竟欣然同意，田先生以其畢生致力研究我國憲法；此項職位可以有所貢獻，而不計較大法官與金融機構董事長之待遇相差甚多，他真是有所為，而又有所不為！

田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居高位時，並不洋洋得意，由行政院政務委員退休時，仍不改常態，怡然自得。平時自奉甚儉，待人謙和，如有承諾

，必定全力而為。尤其對青年後進愛護有加，體恤不遺餘力。

但如認為於大節有虧的時候，則無論居官或在野，均凜然不可侵犯，令人生敬。我追隨田先生近二十年，每逢週末假日，皆相互邀約一同散步，無論到台大校園，或到觀音山，或到金山、野柳等風景地區，每次皆談古論今，田先生頗多的高論，皆給我留下永遠深刻的印象。因為，他

一生向不作違心之論，對古今人物的品評，皆根據他的個人體驗，而能入木三分，但關係人的名節處，皆有所保留。

他常對我說：「歷史對事實的評述並不全真，宜有自己的判斷。」我永遠牢記他這句話。他有一位老朋友曾經對田先生有過一句評語，他說田先生有「古大臣風範」，我想這是對田先生一生最恰當的評語。

編

輯

報

告

編

者

△旅居澳洲學人現已退休的前駐菲律賓大使孫碧奇先生，月前由澳洲寄來一篇情文並茂之作「隨侍 蔣公回憶」，歷述追隨總統 蔣公親承訓誨的一些故事，由平凡中益見 蔣公的偉大，值得一讀再讀。

△老教育家唐秉玄先生所寫的「抗戰時期的蘇北」，憶述抗戰八年蘇北父老以及軍政教育各界領袖與日寇敵偽及共匪艱苦鬥爭的經過，許多內幕秘勿，事實真象，出現在唐先生的筆下，歷歷如繪，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

△今年四月為故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百齡誕辰紀念，本誌數年前曾刊載王成聖教授撰「于右任傳」並已出版單行本，對於右任的一生有詳細的紀載，惟對於于先生綜理監察院

事務，尚少介紹，監察院參事李世勳先生的「于右任批公文用語」，將于先生批示公文常用之語句，逐一舉例，並加說明，足見于右老處理事務，簡單明快，前輩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開國元勳張靜江先生是近代「奇人」，更是「革命的聖人」，他贊助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慷慨輸財，為革命而傾家蕩產，毫不在乎。孫運開先生的「革命奇人張靜江」，對靜江先生一生重要事跡有生動翔實的記述，頗富史料價值，尤具教育意義，當今許多得政府扶植而致富的富商巨賈，海外寓公，希能激發天良，效法張靜江先生行誼的百分之一、二支援反攻復興大業，則國家幸甚，同胞幸甚。

△國民大會代表兼國立中興大學教授謝席博士的「閒話胡適」對於胡適為人治學有詳盡的報導與評述，和一般專捧胡適的作品，大不相同。

△袁子平先生抗戰初期曾任長江航運防空指揮所參謀主任，曾由重慶沿江兩岸至三斗坪作一千七百餘里的長途勘察，對長江沿岸城鎮碼頭，三峽風光景物瞭如指掌，袁先生的大作「由重慶到石牌」，遊記、人物、掌故兼而有之，大陸錦繡河山之美，出現在袁先生的筆下，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給。

△王禹廷先生「馮玉祥與西北軍」，祝秀俠先生「粵海舊聞錄」續稿未到，許孝炎先生「海軍國劇憶前程」因排校不及，延下期刊登，敬請讀者鑒諒。